

韓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冊

韓非子集解
函六冊
PDG

韓非子集解卷第七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長沙王先慎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弨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顧廣圻曰當作日遠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上天下

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蟻蝨驚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先慎曰解老

慎曰解老有矣字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

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為罪虞虢是也○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

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無則字誤按則讀為即藏本並上句亦添則字非也

先慎案藏本張凌本即沿乾道本下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為罪承夫治國者言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

今並依今本刪

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弨曰遂卒被分○先慎曰十過漆其首以為渡器○先慎曰說苑

說文渡浸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渡麪士虞禮明齊渡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渡釀此酒也渡器即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

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牌榼也皆為酒器後人不識渡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渡於豕牢而得文王○韋注少渡也之渡釋之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存為

常霸王其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霸王字先慎案此與

邦基既定故可霸王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不求於外先修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

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

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

文昭云凌本提行今據改

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

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姑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

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存在義同

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

○顧廣圻曰德經

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顧廣圻曰德經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

孟傳九世作十世

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顧廣圻曰德經

兩不上皆有者字

制在己曰重

○先慎曰乾道本連

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王先謙曰

可鎮躁使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顧廣圻曰今道

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下也字皆無先慎曰此與上二句道經連文不應有

重也主父生傳其邦

○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

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

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

以生幽而死

○先慎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

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顧廣圻曰

臣當作本傳

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主父之謂也○先慎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聞言間疑上之誤失則不可復得也

○先慎曰失其勢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

淵○顧廣圻曰道經無深字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人曰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即其證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

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

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

示人○先慎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翟酺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唯傳本作國案國為邦字避改說見上

越王入官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

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名笠澤左哀十七

年傳越子伐吳吳故曰將欲俞之○顧廣圻曰古無俞喻二字梁簡文作歛說文歛縮鼻也

子禦之笠澤是也故曰將欲俞之○顧廣圻曰古無俞喻二字梁簡文作歛說文歛縮鼻也

歛有縮義故與張為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先慎曰河上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

對俞乃歛之省文下當有欲字遺之以廣車○先慎曰西周策晉智伯欲伐公由

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慎曰將遺之以廣車○先慎曰西周策晉智伯欲伐公由

注廣大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顧廣圻曰起事於無形○盧文昭曰當分段先慎曰

章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顧廣圻曰是上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顧廣圻

曰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為近之先慎曰顧說是以上見三十六章

有形之類連上今提行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先慎曰故曰天下之難事

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先慎曰河上王弼本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先慎曰

是以下有脫文此當承上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盧文弨曰張本難下大

兩句言乃與下引老子合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王引之

本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字也字皆無

烟不能焚室烟當為燥燥誤為煙又轉寫為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燥

陳鵬說文燥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燥逆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

云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燥而焚宮燒積燼焚於三昧○顧廣圻曰字當衍先

日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燥○顧廣圻曰字當衍先

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燥故書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顧廣圻曰字當衍先

中標字多誤作煙○秋說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顧廣圻曰字當衍先

者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先慎曰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以法度長於人是

司里積土塗以備火之乘隙而人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十五引難患互易此皆慎易以避難

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顧廣圻曰史記列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先慎曰各本無疾字盧文弨云無下脫疾扁鵲出桓侯曰

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先

慎曰乾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慎

本有出字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慎

反走桓侯故使人問之○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慎曰乾道本

也○先慎曰乾道本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先慎曰乾道本

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先慎曰乾道本

大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郎中令循不得前後澁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先慎曰乾道本

之誤當依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

此訂正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

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顧廣圻曰字當衍新序云

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昔晉公子重耳出亡○先慎曰各本連上盧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

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盧文弨曰張凌無令有後

患鄭公又不聽○先慎曰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

以相救者非彼此見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

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

曰德經皆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為象箸○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而箕子怖○盧文昭曰怖史記淮南作唏凌本

唏下及說林上同先慎曰顧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味笑也一日哀痛不泣曰

誤當依此訂正藝文類聚七十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鉏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玉杯必不

三御覽七百五十九引作怖以象箸必不加於土鉏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玉杯必不

莫敢養則必危象豹胎○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盧文昭云必上脫則字張凌本有今

之美者養象之約高注危補顧廣折云危讀為笔先慎按顧讀誤呂氏春秋本味篇肉

文類聚御覽均作薦字誤說林上篇亦作危象危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

○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短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則錦

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慎曰則下當有必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肉圃設炮烙

○俞樾曰段氏玉裁謂炮烙本炮烙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

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豕肉

格意紂所為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烙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

紂刻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

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烙為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為肉圃設

炮格登糟邱臨酒池則似為飲食奢侈之事別為一義蓋為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

圓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邱酒池一類且因為象箸而至此正見

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烙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

與上文為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云糟邱酒池肉圃為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言炮烙而直曰為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為格也其為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

銅為之布火其下以入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邱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烙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亦有二義如難一篇炮烙連斬涉者之脛言難二篇兩言請解炮烙之刑難勢篇祭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為淫刑此炮烙與肉圃糟邱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登糟邱榜本禮作曹臨酒事俞氏知古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

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傳本與此合先慎曰王兩作

見五十二章

曰淮南同下同

顧廣圻曰洗他書又作先慎曰

句踐入宦於吳

連上今提行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

洗先古通謂前馬而走越語其身親

為夫差前馬是也古本賤役至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

傅屬官有先馬如馮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汲黯傳作洗馬是其證

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先慎曰北堂書鈔一文王見罍於王門

而武王羈於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

夜不解亦不忘王門之辱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為恥而不

忘也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披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

羈當即

趙本傳官誤

武王之王也不病罍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

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

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為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

章一

宋之鄙人

○虛文強曰下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先慎曰見左襄十五年傳

子罕不受鄙

章二條皆當連

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請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

是也塗為徐字形近之誤○徐字形近之誤事後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王渭曰知當作時先慎曰

後人又加土於其下耳○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乃誤行當正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

依此訂正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慎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今子何獨負

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憊之○先慎曰高誘注自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

以藏書篋○王先謙曰書字當在藏字上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先慎曰河上公注是學不學也

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上有

疑行○疑行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尊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

雕琢而聽其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

自然以成其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

楮葉者○顧廣圻曰象列三年而成豐殺莖柯○顧廣圻曰豐列子作鋒先慎曰作毫芒

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先慎曰列子同白孔六帖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

湛注此明用巧能不足以贖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

誤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先慎曰白孔六帖引故

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先慎曰乾道本智上

當有改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

與惡相對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

之自然而不敢為也○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

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

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

本傳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闕闕也闕闕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蓋穴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老子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自作闕此言神

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右下皆同先慎

改于為於故得存其真耳盧本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先慎曰趙子之

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

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先慎曰誘

也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尚先慎曰此當連下為一條此君之所以後也先

白公勝慮亂○先慎曰秦策高注慮謀也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顧廣圻曰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銳上貫顛

忘將何為忘哉○顧廣圻曰為淮南子列子作不先慎曰作不是為字誤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顧廣圻曰傳

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

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先慎曰趙孟頫本不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

楚莊王蒞政三年○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盧文

凌本座○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顧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

不翅作不動○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

今據刪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

穀知之矣○先慎曰虛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

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

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

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王先謙曰害字不當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

大音希聲○顧廣圻曰傅本希作稀按同字也先慎

楚莊王欲伐越○盧文昭曰連下為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

子諫曰○先慎曰乾道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

兵騎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也○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盧文昭云愚

字先慎索虛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承此句王渭不知之智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

見其睫○先慎曰御覽引王之兵自敗於秦魯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

內○先慎曰乾道本蹻上有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蹻字按蹻字當衍荀子議兵篇

將兵又云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為盜者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

高云莊蹻之暴郢高誘注莊蹻楚成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篇云跖與企足高誘注

也而欲伐越○先慎曰乾道本欲上脫而字盧文昭云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

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顧廣圻曰傅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傅本末

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

子作知○當依老

六 婦葉山房石印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無也字曾子曰何謂也子夏

曰吾人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會中未知勝負故懼今先

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困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先慎曰事類賦九引

無而字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子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

是愛之也故曰不費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先慎曰知讀為智趙本大作太誤是謂要妙○顧廣圻曰

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公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先慎曰以已同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

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

是並弑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俞樾曰事字衍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僕與行為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為行之事也讀

者誤以行事連讀遂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先慎曰長音直良切公雖為僕王猶使

之於公也○先慎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圍人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

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

作謂今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也○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

據正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先慎曰

當更有先慎案趙本君亦作已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剛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顧廣圻曰白將復立於天子○先慎曰立於彭喜謂鄭君曰○顧

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顧

曰章本書七術篇魏王謂鄭王曰又困梁鄭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君

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先慎曰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先慎曰策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救齊

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先慎曰齊當為

此言其實利○先慎曰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顧廣圻曰

明不當作齊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王涓曰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我

先慎曰吳越春秋○先慎曰邊候得之○先慎曰候○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上有邊字因字

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闞吏因舍焉正作因

字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

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顧廣圻

謀篇作任增按魏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聞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儲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即王之誤任士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何故

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先慎曰請當為索上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

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

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盧文弨曰伯張凌本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予之○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為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

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先慎曰質的也存韓篇則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

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先慎曰策自作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

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

輟行○先慎曰輟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顧廣圻曰宋荆大說許救之甚歡○顧廣圻曰歡當

衛策無孫字

從策作勸高注勸

也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

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先慎曰策說下有甚字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救荆之所

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

將不詐趙刻曰○顧廣研曰刻趙策作利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則趙

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

○顧廣研曰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當從策作勸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報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顧廣研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鳴夷子皮於田常田成子去齊走而

之燕鳴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先慎曰各本作涸澤誤倒藝文類

聚九十六御覽五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涸今據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

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先慎曰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

補子者人必以我為神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必字盧文昭云人下脫必字乃相銜負

以越公道而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研云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皆

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

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顧廣圻曰句絕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顧廣圻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

問其巷而不知也○先慎曰各本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今據刪吏因囚之

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慎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

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膠留曰○顧廣圻曰膠韓策作膠案膠膠同字本書難一篇作膠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

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

河之外亡○先慎曰難一篇犀首張儀作樓翟餘亦不同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顧廣圻曰此樹寡力

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以驕孟內○顧廣圻曰此內字策有

在○顧廣圻曰有策以驕孟內○顧廣圻曰此內字策有

此有外為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為列地列古裂字艱言借外權以分地也

策作或外為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削形與削相似因誤為削說文削分地也

從刀肖聲裂繪餘也從衣削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為削則後人則王之國危矣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宋君曰

亦必改為裂矣○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宋君曰

覽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梁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盧文弨曰而字孫

語中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漢時

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

藥酒